四書箋解

四書箋解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上論

學而章　學是一章總領然學而時習之學而二字只貫本句下二節俱暗藏學而二字在若曰學而朋來學而不慍故不須頂首句學字　凡言學有兼講習討論存養審察而言者有分而言之者此學則專指講習討論以存養是純常無間之功審察因幾而動俱不可言習也但此講習討論所以明善而爲篤行之資不可如俗下時文作記

誦詞章說耳　講習討論愈習而愈得故說者存養審察之效不可以說言之　不亦二字有與天下之可說可樂德成名著而為君子者相反映故曰不亦言此亦可說可樂可為君子不待彼也　發散在外不是將心中之說發出來乃外間所見所聞皆可樂也　知不知畢竟在知遇上說不與上朋來相應時文說朋不來是不知者非如孔子則朋來極盛而人固不知也不慍是學能自得之深不求於外君子有拔出流俗卓然自任之意

有子章　犯上作亂須知不是井市罵官長做盜賊春秋

時所稱賢士大夫亦不能免如孔文子臧武仲皆然二好字乃以此爲逞才智立功名而見可好非一時忿氣所使也孝弟則養其心於和平自然知此之不足好矣　君子務本二句虛喝起下以孝弟爲仁實之不可添凡事二字既是君子所務則爲仁之外更無事豈求田問舍之謂乎本字卽含孝弟道字卽含爲仁　上節孝弟在人身上說言爲孝子悌弟此孝弟以理言時文云吾所言孝弟也者既非金仁山氏分質學亦不是爲仁可以言學孝弟不可言學上節泛指凡人此乃專言君子　爲仁言仁民愛物

祇在用上講其實爲仁乃克己强恕之學仁民愛物皆克己强恕後功用也

巧言章　鮮矣仁言如此一類之人鮮有能仁者也非謂此人心中鮮有仁仁只論仁不仁不論多少有無

曾子章　身字要看得活三省者皆就身與世相感應上說師也友也就我謀之人也皆日用與相酬對者不可將修身字混過　爲人謀之忠以是非言不以利害言盡已之謂忠盡已所見之理也　信者以實之謂信即在方言時所言必心無所疑不爲虛假之語非待日後之能踐言也

與謹而信言而有信同

道千乘章　敬字兼繫事字說與修己以敬敬字不同祗是慎重以治其事事乃祭祀兵戎邦交之類理財用人養民使民不在內以下有節用愛人以時等道也　信在號令期會上說與上事字不相涉而字不要緊乃湊成句法耳此信字須有始終不渝意

子夏章　註苟非生質之美句與或以爲未嘗學問句相應必其務學之至與我必謂之已學句相應或以爲未嘗學者謂此四者皆是天性之美不待學而能故未學者亦

能之然能盡誠以盡倫若此除是生知安行之聖方可能之苟大賢以下必藉於學未學則必不能也或人之意重德性而輕問學子夏則以惟學乃克盡性折之

君子不重章　四段平說前二節修身正心是內外交養後二節是德已成而防弊加警致功之切內外交養後恐有不期驕而驕不期怠而怠處故須善於交友速於改過以底盡善　此信字不專在言上說盡已之謂忠循物無違之謂信忠是盡心信是盡理盡理者實實見得理如此而無疑而循物以行也　無友不如已非拒之也不恃之

以補吾仁也不如已則祇能贊我之善不能摘已微細之失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是勿憚止是亟速改不可因循

愼終章　下民化之固是感上之躬行亦必制爲典禮使貴賤賢愚皆得以盡其誠孝　孝友婣睦任恤皆厚也

于禽章　聞政非但耳聞之所謂與聞國政也就夫子而求教　溫良恭儉讓是對邦君時儀容若燕居及對門人賓客與仕而事本國之君則又別　夫子不求聞政至人國何如但不强求獻策耳

禮之用章　此章本文甚明卻被大全小註及講章時文胡亂遂使文理不通添一體字對用字亦是多設此用字即下行字言行禮者以求遂其心之所安而無拘牽苦難之意貴禮者貴此禮也若矯強以違其情之所順則先王之道亦不美而大小可不由矣故行禮者不可不知其本和也然知和之爲貴便廢禮之節則和非其和而不可行必矣章意倒重下節以異端棄禮而自謂和不知禮文具在特在用禮者根心而行則和自有節不須舍禮求和也喫緊在行禮者身上講非謂先王制作有體有用之別

君子食無求飽章　不求飽不求安非喫飽不完走往日曬風吹處讀書使然則一迷失本心之書癡耳求須有所以求之者無求但不做家積金粟所謂謀道不謀食也敏於事非講習討論之事乃日用當行之事敏者聞斯行之　五句不相連接各爲一事就正非以前四者就正前四者卽或過中亦無不正不待就正有道此乃學識恐未純修行恐未善故待有道決之

貧而無諂章　引詩之意以爲已精密而必更求精密必營治身心純熟天理造乎廣大高明之境然後隨所遇而

皆自得於中蹈和與禮樂相浹洽詩之所言進德須有工夫其此謂與　由無驕諂而進乎樂與好禮乃是往而前進切磋琢磨歸於學修之精密是返求向內故曰往來因詩而知體之身心乃可與言詩

不患人章　此章止兩句患不患相應則不患人之不知已與不患莫已知詞同意異此謂已盡道以與人相酬酢而君民親友或忠而見謗信而見疑若以之爲患則必枉道以徇人若人之待我而我不達其情不諒其心則或忠或佞或誠或僞之間莫辨而所以應之者失矣

爲政以德章　註中所以政人之不正是通釋政字以論語初見政字故以此釋之非言爲政以德正人之不正也若以德責人使正則是道之以政非辰居星拱之道也此爲政二字是言爲政者猶言人君能修德耳德乃正心誠意以修身如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文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初未及於民蓋正已而物自正非有禁令以正人之不正故註言無爲　譬如二句緊頂上句言爲政須以德其理如此勿誤作效說衆星共之是譬百姓觀瞻效法視以爲趨向非民之欣戴之也祇在教化風俗上說不及

向背與孟子水就下獸走壙不同

詩三百章　如桑中溱洧之淫唐之無衣秦之駟鐵之悖并無箴刺語故謂三百篇皆無邪有礙須知此言學詩者之法非謂詩本如此且如文王諸什又豈但不邪而已詩雖貞淫具在學詩者當以思無邪一語為學而取益之要重在一思字詩之所咏皆思致也其貞正者由一念之正纏綿悱惻以盡天理民彝則身修家齊以底於化行俗美其邪者由一念之妄流連汎濫以極乎淫蕩狂逞而至於辱身賤行敗國亡家知思無邪則慎思以閑邪三百篇皆

興觀之實學也

道之以政章　分別正在道之齊之上若但言德禮則道以政者亦必以德爲名目如今六條之類特以上未躬行徒設條教督民傾是以政以刑者亦必以民爲非禮而加之刑若道以德則上自清心寡慾惇親尚賢爲臣民倡初不責之民齊以禮則上必動以禮而制爲吉凶之禮使貴賤賢愚各得以自盡民自相率循行有不率者自恥自格不加非責此政刑託於德禮而德禮必不事政刑所以道之齊之大異也時文有云猶是道之齊之也胡說不可從

吾十有五章　俗解有分知行者乃摸離摸壁見解即在大賢以下亦無知了十年方行行了十年纔又求知之理況聖人乎　志於學所志者即求合於從心不踰之矩也矩者天理當然之極致　夫子之立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　不惑孟子所謂知言也道之全體天用具於心則事變不齊衆論不一皆明照其幾微之得失而無疑於行　知天命知之深極天之所以命人之生命人之理分明默喻而事天立命皆無不徹　註言聲入聲字亦只說人言只該括得廣自往聖之微言大義以至

三行人一語一笑之善不善纔一聞得皆隨觸而應吾之用此是外無不順從心不踰則內無不誠也　時文有云天假之年更十年後又必有進焉乃油花弄筆語從心不踰惟天爲然更無可加也

孟懿子問孝章　無違須含一禮字在內不背於理乃不背於事親之理惟禮然後不背理字虛禮字實不以犯下爲嫌

子游問孝章　敬字中有敬義有以持己之莊言者有以待人之恭言者有以執事之愼言者此敬字黏上養字來

恭字意少愼字意多蓋非草野市井之子自不致散惰戲侮其父母惟須於奉養之下先意承志乃至一杯一水一衽一席一几一杖皆精審詳察極致其愼不敢絲毫苟且方能順親而安老此正是以愛之至爲敬之至外註愛踰於敬未是蓋以嚴威儼恪於容貌爲敬也

子夏問孝章　極緊要在一難字註中必有二字則易矣此正教人子於色上警省與色思溫句畧近蓋人終日之閒境之順逆情之喜怒氣之張弛雖心未忘親不覺色爲之變幾一變父母即爲之不歡須是時時提起精神照顧父

毋在上不使一念到別事上夫止求和婉以悅親、故曰難

吾與回章　如愚是形容他默識之深篤不愚是贊其明睿俗文以愚不愚挑弄不過豈未省之前便疑顏子一鳴聽審之寘頑及其足發而盡謂之不蠢乎

視其所以章　備取其前後而周覽之曰觀由迹而進求其心曰察

溫故章　此章本言爲師之道凡荒廢所傳而不習拘乎舊聞而不知通徒恃博涉以爲師則自迷而迷人不可爲

師也凡看書有兩層皆以下句爲立言之恉俗解只講上句不通

君子不器章　君子之德成則全體立而大用自行則求爲君子者不可以一才一技見長必務脩德以立本

子貢問君子章　其言乃垂世立教之言見道已明可著爲定論者若日用應酬之事則其必待言者必先言而後行既以行之則更不須以言從之子貢居言語之科原不是此言善爲說辭如左傳所記對吳之言臨幾善應非先行也

君子周而不比章　此用情乃所當用者如睦親交友惠民之類但理所宜與則與之不以愛憎而異小人則市恩徼譽專於所愛而略其餘

由誨女章　强不知以爲知則卽其所知者亦不堅於自信但覺可言則言可行則行一概說是曉得便休故須知之爲知之　知不知有二有此事知彼事不知者有共一事一理知其大綱不知其節目知其條緒不知其本原者

子張學干祿章　言行皆在世務上說言如議論治教政刑之得失行則人物酬酢及修職業之類

何爲則民服章　直枉與賢不肖異賢不肖兼學識才量而言直枉專以立身制行言之順道而伸其志之謂直違道以阿世而求合之謂枉此最是民心所服不服處

子張問十世章　所損益包括甚大兵農禮樂慶賞刑威以至車服器皿之小者皆有損益忠質文是大綱而文之於質質之於忠皆有益而無損若三統則止一事是算法不同非損益也損益乃就三綱五常之内調劑以因時而合道但可大概虛講不宜以馬氏說作死板塡實

非其鬼章　諂與無勇是推他瀆神棄義之由言人能正

直剛斷則自無此二者之失

孔子謂季氏章　全在忍字上人於必不可爲之事其心必有大不安者唯其不過抑此心而一憑驕悍之氣則力可爲而卽爲如所謂笑駡由他笑駡乃忍也八佾舞於大夫之庭人人共知其狂妄且忍辱而爲之則其簒殺奪攘悍然爲之何不可哉

人而不仁章　此章外註以爲僭禮樂者發非也僭者非其所可用之禮樂失在禮樂此失在仁不仁則雖其可用之禮樂而私欲錮蔽之人傲慢乖戾氣習已成則與禮樂全

不相應有文無情終不成禮樂也

林放問禮章　大哉問不是贊其問之得與善哉問不同禮之本乃天理流行於人心非窮理盡性者不易知故驚嘆其問之大而不易答與孟子難言也畧同故下不能直以一語明之　奢非禮儉亦非禮戚是禮易亦是禮其云易者謂易而不戚云戚者謂戚而不易也然奢則必不儉儉則必不奢若易則自不礙戚戚則且求其易此處須分別蓋儉與戚俱依著天理之在人心者而發特不能推而行之以中禮若奢與徒易者則務末而失本也戚字不加

不易二字則註中不及二字不妥

君子無所爭章　此章首句是正意須打住透講下四句乃抽出一件事辨駁以回互首句極言其異於小人之爭耳　君子是言君子之道與他處言君子之人能成德者不同鄉射燕射大射皆先王制禮以納人於君子之途者故雖射者不必成德之人而所行者必君子之道君子以禮讓爲道有所爭則小人之道矣　揖讓而升下而飲該括下始終而言非但指升與飲也自始升堂至射畢下飲皆有求中之心皆可謂爭其中從容發矢比禮比樂以至

弛弓周旋而下非君子之禮讓

巧笑章　此章自金正希以禪家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作解做一篇活動文字艾千子呂用晦俱墮其中殊爲鄙陋若只就絢說繪便扯開說禮爲可與言詩則但是有口辯人皆能之夫子豈真不能而待子夏之起予哉明明是以其言禮後與夫子言仁言儉言戚之理合而引詩相證益見天之所生人之所爲凡物之理無不以樸質爲先足以驗此理之大故曰起予言詩而可得性情之正爲人心風俗治道學術之要方是誦詩有益故曰可與言詩勿爲邪

說所感也

夏禮章　章末一句是倒子語立言之旨在焉若只輕輕點過則末語屬贅語而上段亦無意味足則能徵固是想望採求文獻意抑以見吾所言者已盡得二王之精意而於法紀皆詳悉之特以無徵而不能使人曉然共喻非吾講究之缺失也言此以使學者信巳之說以傳二代之典

凡二代治國平天下之大典皆謂之大典皆謂之禮如周官六典謂之周禮非但五禮也

禘自旣灌章　用鬱鬯以奠有獻而無酬酢曰灌凡祭祀

而事神於堂君初灌后亞灌大宗三灌皆無酬酢後乃事尸於堂獻酬交錯於是苟非先王誠敬格於幽遠則未免狎玩不足以上追往古所自出之帝故不欲觀

問禘章　魯僭禘意不用卽不僭亦豈能示天下於掌於天下一於字有意味禘以格遠祖是仁孝誠敬無不可通徹於幽遠合於一心之極致故王天下者與天下之民物事理無微不達亦止此心此理而無疏遠不相及之憂也

周監二代章　殷尚質既忠而又盡其質周尚文既忠質而又盡其文商非廢夏之忠周非廢二代之忠質監二代

之忠質監者以二代之忠質監觀已之得失也文是周所

尙非贊詞郁郁乃贊其文之有本而脉所以體忠質之精

意而盡其節文故其文郁郁乎非浮華之易盡也

事君盡禮章　此禮字自儀節而言如拜下及入公門一

章是也故時人得以諂毀之

定公問君使臣章　此二句甚大不必填實使小故作此

題文字甚難

關雎章　詩之文辭與歌之音節皆得哀樂之和

管仲之器章　正身修德致主於王道則器不小管氏止

事求可功求成合君易於行天下易於從便成個小規模
而無立大本以行大道協萬邦定百世之大業唯其所學
者非明明德於天下也　謂不儉與不知禮故器小非也又謂
即儉即知禮亦不能不器小況又不能亦非也非儉而知
禮則器不小器不小則自不驕奢僭越耳器小易盈故不
期奢而奢不期僭而僭
語魯太師章　純如也至以成是一句純中有皦皦中有
繹繹中有純皦合而成一章一成猶今之一齣一折六成
九成自各成章俱是如此始作與成止兩層時文有作三

層者非

居上章　臨喪是他人之喪

里仁章　註中失其是非之本心是由不智故不知擇乃前一層語玩焉得二字有終迷不悟意則兼後一層說不處仁則爲不仁者所薰染益其狂惑焉得復有醒悟之日方是教人愼於擇處

不仁章　不仁者與他處所言不仁者不同此未到私欲橫行滅絕天理處止不能從事於仁之學以養其心故未至於長久尚自矜持而此無主終至於亂耳若至不仁者

暫約便枝求暫樂便驕奢更不足道矣安仁利仁乃安於存仁利於為仁安者即心即理利者以理宅心自與約樂相忘而無所處不依於仁終身於克復之功外物何足以動之

惟仁者章　二能字須著意好善惡惡人有同心特私欲私意未淨則雖好之而憚其方正雖惡之而貸其便利便自荏苒而不能遂其初心仁者已私既淨而與人同患在上則舉而能先退而能遠在下則樂親有道拒絕損友其好惡方能自伸能好能惡非但知好知惡也

苟志於仁章　志於仁志字重是專意以存仁爲學云苟
者但未能熟耳心純氣靜故無惡
富與貴章　去字止如字讀與下違字意同俗塾師圈破
作上聲者不通若是有意滅絕乎仁則除是桀紂豈但不
能成君子之名言成名者以處富貴者意得志有爲立功
見德方可成君子之名不知君子止以存心之仁異於人
若與人相差不相合則無其實而何以稱其名哉去如相
去幾里之去未到之謂也　言爲君子者必其於存仁之
功終食無違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終食無違者涵理

於心而仁之體以立以心達用而仁之用無不行也造次乃忽然一人一事初非所謀而未關乎得失之大宜可以苟且應之必於是內之存養不亂而外之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也　取舍之分明四句要緊時文以富貴貧賤一滚到底者不通

好仁章　用力二字乃一章扼要無以尚之不使加身是用力求仁好仁惡不仁而不用力求仁遠不仁則亦浮慕而好惡之心弛矣無以尚之不但見得仁無可尚者乃求仁之篤不分一念以營他務智名勇功且不涉爲非徒外

境也　俗解分安利勉三節將下二未見與章首一未見一樣解乃至不遑之論無從後二節止見人人皆可遂其好仁惡不仁之眞而自諉不能以致屬望之意耳

人之過也章　喫緊在一觀字觀者考其人之生平事之始終以知其所以得過之由與居過之心稱過之方倂考而曲體之　知仁是知雖過而無傷於仁非必待過而後知也過兼有心無心說無心之過仁者亦有偶然檢點不到處

朝聞道章　此教學者立志當如此

君子之於天下章　於天下三字要緊君子之持身立已自有所專主守死不易有所不肯一介不苟惟於處天下之人應天下之事則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情物有材此之所可者在彼不可此之所不可者在彼則可因吾身之安順事物之宜而不執一成之法以强天下則無往而不合義矣比如水附於地委曲縈回而不相離

懷德章　懷者常在心而不忘也土是習熟便利處如人思故鄉然刑者一事之失爲刑法所不貸也

放於利章　利不但貨財但討便宜求所行之遂人不能

與之爭但含怨而待時以發

能以禮讓章　讓者不伐善不逞才不尸權不競利以盡人之才達人之情上下交和而禮因以行則國無不治矣禮本以讓爲節而儀文具焉若徒習其儀文而不讓則無當於禮而國不可爲必矣

不患無位章　此節之旨深然只順文解去自不悖謬俗解多添枝葉徒爲惑亂

參乎章　吾道二字畧讀吾道天子之道乃言夫子作聖之功與教人學聖之術與仁之方方字相似以天地自然

之道忝者云道在天地道在古今而集於夫子尤胡說也一以貫之四字例不得不可云以一貫之此所謂一乃天德王道天理物情包括在内自初學至聖德之成都只如此用功若以一貫之則是立一個主意勉强貫去則是異端之執一不可云無二無三　俗解云此章言學貢章言知鄙陋之說也告子固以知言然聖人之知知而行之非和尚家知得便休話此章統云一以貫則知亦此道行亦此道若無知字在内則已貫不得知矣盡已以窮理之精[illegible]推巳以達物之志欲則天下之理無不可得知無不

貫行無不貫矣　己不盡則心有不到之理己不推則物有不通之志學聖人者卽以此爲用功之法已造聖域亦只如此始以此終以此故曰一貫小註有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語徒爲雜亂不可從天道人道程子自別有說亦不可效他動口若論天則不但不可云恕亦不可云忠天無心成化更無盡不盡也總緣看道字不分明故生枝節　學者之忠恕卽聖人之忠恕但聖人較熟耳

喻於義章　喻知之深切以言之不能及而心無不悉也切者君子於義見其爲身心之所必安而不可離小人於

利亦見其爲身心之所必須而不忍舍如痛養之在身言不能及也深者委曲微細無所不察似不然而實然之妙亦言不能及而心自分明也

事父母章　幾者有其志而未見諸事於此早諫則可微詞婉言不至直率以爭得失下云見志明其未有事也不從則漸成乎事言必直矣故有撻之流血之事近見有時文如此作於理爲合

父母在章　切不可以父母不在反挑非但父母在堂者不可卽永感之下亦不忍以此作文字與有父兄在在字

相近身爲父母之身父母在是子亦應在是如此說乃可
令人讀
父母之年　四句一氣讀知則知喜知懼知喜則外物之
得失不以亂其歎心知懼則依慕之切矣
古者章　言以著書立說講知之則必行之不於未行之
先亟爲明道之說勿作愼言解
以約章　約收檢向自己身上不務外以逐物
君子欲訥章　欲只是要如此意言爲君子者須要如此
已成君子則必訥必敏非但欲矣挑弄欲字者巧不當理

子謂子賤章　章意倒重下段既贊其爲君子復歸功於魯多君子者以示人欲爲君子必資輔仁之友以自遠於流俗也　君子是與流俗分界限處祭道德制事功乃是君子所立之崖岸無君子亦易隨流俗只皇皇求功利便相引以趨於小人

雍也章　前焉用佞是泛說夫子所惡者佞聞言而拂然說佞乃大惡何用此爲後焉用佞在不知其仁下言仲弓之仁與不仁卽不可知而焉用貴之以佞也

漆雕章　註所云此理不是定有一理乃日用當前一事

即有一事之理信者有諸己之謂凡行己應物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左右逢源皆其自得而無所疑也悅其篤志謂不以才智之可爲而遂爲自足必求實得於己

道不行章　此章是聖人欲教子路以不可果於忘世而先設爲浮海之言以動之探得其情而可施之教非憑空嘆道之不得盡子路從夫子周流日久目擊當世之昏亂已深知天下無邦未免有憤激而爲避世之想觀其遇晨門沮溺丈人聞言而皆無以對或亦有動於心特見聖人轍環天下不已於行雖欲避世尚疑而未決夫子微窺其

意故發是歎以察子路意之欣戚若何及其聞言而喜然後使之裁度於理義以知不忍忘天下之心即下篇憮然而云鳥獸不可與同羣固有感而自明其心亦以示子路使無惑於桀溺之說至不仕無義節而子路乃深明聖人之用心矣凡聖言意必有屬況當先即提出由為言觀之其為屬意教由可知

孟武伯章　此章只發明仁之難成處不可將告武伯署其仁而亟用其才參入仁與才原不相涉止求自成其才則其求仁必不用力仁則是存養此心以求合乎不貪功

不求效到得仁熟時左右逢源更不可以一才名之有謂才之當理即仁者非也才雖當理只是三子原不是仁武伯輕以仁望人故夫子辨之言不知者不絕三子於仁外之詞其實各成其才即其不能仁處才亦須學而成三子所志所學在於兵農禮樂所以不自勉於仁

女與回章　十盈數也知十則無所不知矣子貢不如顏子正在此夫子許之子貢自知之明亦正在此蓋顏子資旣明睿而竭力鑽仰默識心通之功又窮至於大本大原以貫通之故其所得如此子貢知有此境界故詰謂其

終聞性與天道性與天道乃知十之本俗解謂但與其弗如而顏子之不可及不僅在知十邪說也

吾未見剛者章　無慾未必能剛而有慾則必不能剛夫子之歎本爲柔弱不任道義者發非謂人皆以有慾故不剛或人不知悻悻自好而多慾者之非剛故又辨之前後有兩層意不可一滾說　焉得剛謂既欲有慾則雖堅強不屈而終必屈也

夫子之文章章　此止依註爲是有云性天卽在文章之內人自不能於文章見性天及云性天不可以言言不可以

聞者皆邪說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實有其言矣特不輕以告學者耳蓋必下學之篤行已至而從事於知性知天之學乃可因而示之若本不知性與天道則聞言而非其心之所及非茫然無所持循則拘於言語而成妄僻故必待其憤悱將通而後語之此教道之當然也　觀聞字及下言字則文章專指刪定贊修之雅言說不宜添入威儀能於威儀而見聖人則其人亦可與聞性天矣

子謂子產章　其行己也恭四句一氣渾成近有分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爲說子產下四字乃君子之道者巧而無

理子產之恭有君子行己之道君子如是子產亦如是何分別之有

令尹章　以予奪聽之君而不敢逆以國事盡之己而不敢吝故謂之忠　有謂忠清皆出於心之所安而非以媚上非以免害則忠清即仁者非仁須有存養之功克以依於本心之天則從學問來其事君自然忘私而不可謂之忠其立身自然惡不仁而不可謂之清有本無本之異也

有馬則有車乘有徒衆有采邑而位爲上大夫乘者乘其祿位非但馬也

甯武子章　不計利害不謀生死以衞君曰愚有云愚以行智者非

子在陳章　狂以志言簡以學言如不屑兵農禮樂皆簡也成乃自成一氣類不與俗流相涸而彬雅可觀

顏淵季路章　此志乃日用所欲卽行者　老者三句亦只日用之常各予以應得不須說太大了外註仁字是確註皆因心自盡與物同情之志　有謂盡天下之人只此三者非也不老不少無限之人豈盡夫子之友乎聖人說得極謹約乃極眞至說得張皇只是不切

十室之邑章　必有忠信是就其生質而言非所行之能
然也此忠信止作樸實不欺解

雍也章　一章以簡字爲主夫子許仲弓只在簡故於伯
子亦謂之可仲弓知夫子所以許己者在簡故疑簡之未
可而以伯子爲問蓋政教不煩則志所必得而民悅從之
若不簡則刑賞苛而民不能從科條密而事不得就則雖
自謂能慎而固不可行敬在自處上乃謹以自持一言一
動不苟是爲上者敬己之道行簡乃以使民者不可以律
己者責人亦不可以恕人者自恕則君人之德君人之量

並行不悖矣故夫子亟許之

哀公問章　須知不遷怒不貳過如何是好學學者學道也以道爲準而效之念念回顧道上故怒一發卽反顧道之所宜而不任其氣之發偶一過卽回念道之不可違而不聽情之流一意於學道故能使其心如此

子華章　使者無與衆之理但或家養不足則可周耳周如孟子故周之周若爲宰則自有常祿不論其當與急也勿以原思貧對子華富言以與鄰里鄉黨亦必有餘而後與夫子但一準於理耳

回也章　不違與至字亦差不多自其能常存則曰不違自其暫合則曰至至亦非仁至乃心至於仁也仁只在心裏反念及之則曰至

賢哉章　不改是本等如此不妨以道字作骨雖非以道爲樂抑有是道故樂唯不可作安貧說樂則忘其貧耳

君子儒章　君子小人相對勘蓋天下自有一種小人儒以儒爲利曲學阿世自無真識真修君子於道自見其不可不學求之必至自處必嚴無爲者不可夾帶一分俗學也

出不出戶章　道字淺直在斯字言斯字則見此此外非無邪徑而不可由耳由者從此做去以爲入德之門乃夫子所立教之方大要只博文約禮由此而行則知由以致行由以成天下之理出之以德而上達於性天不由之則雖有虛願而無成故以出不由戶決之

質勝文章　此就言動之節上說由質生文文以昭質則相雜而適均文質原不相妨也　史乃府史之史如今衙門人氣習只敷衍得好看而多虛假君子是大雅中正之風氣

人之生也章　生字只當活字與下幸免相對不當說到有生之初上去直者順其心之本然而不矯拂是非以妄作也罔則悖乎生理逆天違人災必及之滋抑生氣勞神怵心以疲役自幾宜其死而生爲幸免也

知之者章　須在不如處發知不如則求進盡知而不好知亦不親好不能樂好亦不篤因其知以致其好篤其好以致其樂則不如者漸及之矣

樊遲問知章　敬字亦不可畧鹵莽以爲無鬼神則不知敬以鬼神不異於人而瀆之則不知遠後獲亦不是不要

獲仁者亦要邦家無怨天下歸仁但俟其候之自致耳

民字止作人字解非以上臨下之說

知者章　此皆言知仁已成之心體樂水樂山以情言動靜以氣象言樂壽以所自得言　水者水濱山者山中也水濱有開拓之景山中無喧囂之雜　動乃心常警而瞻視動作皆敏靜乃心常定而言動視聽皆肅

齊一變章　程子所言甚明不可以太公報政親賢尚功參入

仁者章　註云宰我信道不篤是說他以仁者為損已之

害其從之也也字與乎字異他說要成箇仁者必至於死生不知聽人擺弄隱隱有人不必仁之意

博學章　此約字不對博字非博多而約少也禮亦不是少的約者收斂身心以循禮也之字不承上文乃自約以禮博文約禮從此竭才以上達則全體乎道雖未能然而所力致者不差則亦不致與道相違矣　君子言爲君子者非以成德言

中庸章　此章是全舉一部中庸說作法與中庸章異此重上句中庸重下句多爲德二字要緊中庸有中庸之道

子臣弟友以至參贊位育皆道也德所以凝道乃存養省察以尊德性而道問學實體性命之理於心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至是到極處蓋不可於至字下添一二字如俗解至平常亦至神奇等混話

博施章　夫仁者之者與仁者樂山者字不同彼者字以人言此者是助語辭猶言夫仁之爲德也仁道如此則求道之方必與相應下能字方就人身上說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但一念動時便要天下可立可達之會通令其咸得纔是此心天理流行處與萬物一體之生理所以求仁

之方在因有施於人處皆以已度之而卽此推行之使與仁之本體相應也　立達作教養說未是不可說已欲養故也人各自成其位置如士成乎士則知農亦必成乎農不致材不盡職不當是立達則可以行之邦家矣　蒙正發曰立達可以身心分貼立謂身之有以自立達謂心之有以自達立其身則無小無大隨分皆可以自成達於心卽見淺見深於事皆得以自遂

默識章　默識重一識字謂在默而能識有云惟默故識者邪說也識者常常記憶其心之所得也人卽心有所得

而言則有不言則忘默時便忘則不能爲主於心而意之所發有非其志之所持者矣當靜默時常常在心目閒無有斷續則心統乎理而隨其所發左右逢原終身終食皆得所依據語亦識也默亦識也其得乃眞得也　默之之字雖有所指然不可於此捉定說何所識但是心所得之理皆常存而不忘如學誨亦不說煞如何學如何誨此三字包括甚大說煞則非

志於道章　每句三字一氣讀不可偏重上四字亦不可偏重下四字若偏重上四字可云脩德必須據仁必須依

卻不可云道必須志尤不可云藝必須游若重下四字可云志於道志乃正據於德所據乃有本卻不可云依必於仁未仁者此心直無所依尤不可云游必於藝惟藝乃可謂之游也只一氣渾說大意不可挑剔　四者工夫雖未嘗不有淺深但志道是德仁之基餘三者更無先後游藝是格物是博文豈待依仁之後且即志道亦不是據德後便可放下道既無窮志亦須持雖已依仁仍不懈此志四段只平平說箇大成之學勿立次序一立次序便不是聖人教學者全備工夫

用之則行章　用行舍藏先時無一往必然之氣決於要仕要隱靜正以乘時此正與子路一往之勇相對處爲前後二段拍合死而無悔是他志氣如此若已死則有甚悔不悔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是素所尙志如此若臨陣時豈可到此方擇將而任之懼謂敬其事乃惟恐自家有疏失而致敗成其謀乃始終算定有成局臨事乃受命行師時非對敵時

富而可求章　註有命焉三字可以不從可求不是能求不可是理不可若是理所可求則無事過自高亢而不屑

卑賤今既知爲辱身賤行之事而不可爲則不爲卑屈者人之本情從吾所好而爲之不當屈志以徇人

爲衛君章　要緊在怨乎一問若只如俗解云以讓國爲賢則爭國之不賢可知則答云古之賢人已足更不消問怨不怨矣且爭與讓之賢不肖子貢豈待問而知哉特以衛輒若不立則國人爭拒蒯聵輒不能安處國中而須出奔以避之如夷齊之逃亡在外到後來不能復歸父母之邦漂零在外棄其世適不得奉宗廟此時方追怨昔之輕出不如委曲奉祖命以求安而無所悔夫子之意則以一

出奔而不損天性之恩則於仁爲得直可忻然委去以宗社上付之天子下聽之國人衛於己心無不安理無不得故子貢決其不爲不爲者不許其立而欲其逃去也
飯疏食章　疏水曲肱亦是設詞未必定然也其中二字活只當於此亦樂非在疏水曲肱內也　不義二字要緊若合義之富貴樂亦未嘗不在其中於我如浮雲須看於我二字不是浮雲在天於我無與只是全不相干任其自去意俗解云浮雲散聚無常大謬常聚而不散豈可終身據不義之富貴哉

加我數年章　夫子說得學易無大過如此此愼重須知易之所以寡過處註吉凶消長之理重一理字修吉悖凶陽長陰消乃天人一致之理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不但趨吉避凶退而不進安命無求也

雅言章　皆雅言也謂古今教者學者之所常習聖人亦卽此而使學者切求之耳

生知章　二者字只當的字言我所知者非生而知得的乃好古敏求知得的蓋所言知者乃窮理知言之極學者雖與聖人同學而不能知聖人曲暢旁通而無不知故或

疑爲生知實則窮理精義之知雖有生知之人亦不能不
求而知俗云不是那一等人乃是這一等人非是至云使
我生而能知豈不甚快尤胡說可笑此乃懶惰人妄想貿
聖人而然乎

三人行章　此章與見賢思齊章不同彼乃學者工夫語
此是聖人耳順境界不然三人偶爾同行豈能知其一介
之善不善而師之乎到此則天理爛熟有觸皆通若學者
則須擇人而師之

二三子章　吾無行二句言我之日用常行與二三子共

見者我之爲我即在是非別有宗旨爲樞要不令人知也

聖人章　有恆是有一得之善便守得定始終不改亡而爲有三句乃所以無恆之本他有一善便張皇務大到做不去時便錯亂失其本心難乎有恆是因此而無恆非謂三者無恆也亡是全不知全不能虛是境得外面一層道理不知真實底蘊處約是會得一端不能得其大全顧麟士說約泰以財用言胡說也

不知而作章　此夫子以所著述而言云無不知而作則亦有知而作者矣多聞句是所作論理者多見句是記事

者見謂時事之得失時人之賢否山川風俗之成蹟謹記而錄以其實也註未能實知其理句不用自謙不至於此不實知其理則是不知而作矣

仁遠章　是夫子見得親切說此一句時文云人皆以爲遠不知是那箇說仁遠此等俗挑弄法可厭

陳司敗章　說已有過則昭公之不知禮見矣特其辭婉妙耳若答司敗云不知禮則訐君之失人且以爲是而不知其言之過便是不幸前云知禮後云過則事君之道得而大禮之得失自明聖人曲盡乎道非聖人之所能窮也

躬行章　乃行君子之道故云未得不云未能有得得於心乃見於行也

若聖章　爲卽爲學之功爲不厭則行造其極誨不倦則成物隱然分聖仁說

奢則不孫章　奢則有市恩求勝而不讓人之意儉則專於已而不達物之情雖不盡物之情而無傷於物故勝

君子章　坦字不必對長字不可以四六板對解聖人文字蕩蕩以言其坦易之廣遠長以言其戚戚之深此以居心言而亦必見之容貌言辭

溫而厲章　三句是一時齊見溫厲以接人之容言威不猛以衣冠瞻視言恭安以四體之儀度言凡而字有助語若敬事而信是也有相承說此三而字是也書不可以一例死煞解如此

泰伯章　時文若爲爭辨皆不足從且只說他可有天下而不有勿添葛藤

恭而無禮章　禮則無不得中總須逐句說他中節處節恭之禮非卽所以節直節愼之禮非卽所以節勇節直節勇之禮非卽所以節恭節愼各於其過節之以文所不及

有所過而非禮則必於禮有不及處故註曰節文　則民不偷偷是苟且意一時苟且與交過後便忘了則不期薄而自薄矣

孟敬子章　鳥之將死則畏死哀鳴而已人之將死則必擇至善之言以告人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節只爲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謬將斯字作見成說言有道則三者自感善卻不說如何是道豈臨終告戒尚作半吞半吐語而不爲人說破乎且只一道便是三者之效自速至則所貴者一而已何以云三若說有此三效則道之爲效又豈此

三者之至籩豆亦有道自然整齊俗解不通近來呂用晦亦主此說皆講章之病自心與註相背註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斯字下得急言就要如此操存此三者常常參前倚衡而臨發見時又急急提醒省察以防其不然是修身切緊工夫一念不可放下一動一言之頃遲刻即成過矣君子所重之道在此不在文物也　辭氣出言之氣也同是一句話氣來得不好則粗鄙而與其所言之理相悖此在聲音之疾徐高下上說如做文字雖說得是必須韻度和雅亦在氣上分別

不特正字有工夫動字出字亦有工夫動字有不任其固然動念有不修飭意出字有不信口快談言必由中意言由中則聲音乃不可或粗或繆

以能章　以能二句是虛心以受益乃學問上事有若亡、二句是篤志以求深乃居德上事　能不能以所行言多寡以所知言

君子人與章　雖分才節而重在節託孤寄命則自有危疑須死守以不負託寄百里侯國也命令也　大節節字乃如竹之有節去不得處非節義之節

任重章　只[宏]毅二字是工夫仁字是所學之本務[宏]毅所以爲仁不[宏]毅則不能成仁首句重發[宏]毅不可以之意在下節求乃繳足之　[宏]是擴之使大不爲私意私欲所錮而以天地萬物爲體在心量上說毅是堅守初心不爲私意私欲所亂而必求仁之純熟在持志上說

興於詩章　三句一氣渾讀在功效上說次序亦是功效所成之次序若爲學則十三舞勺早已學樂纔入小學便習禮非誦詩能興後方學禮以禮立身後方學樂也　有志於成德者必得之於三經之益故教者必以之教學者

必學此也

周公之才章　驕是以其才而傲人吝是不盡其才以濟事

三年學章　不易得不是贊美之辭乃歎學者憂道不如其憂貧意願得其人而與之而徧觀學者不多得之故歎其難

篤信章　篤信乃篤守其心之實得　死守乃篤信之極致善道乃擇於道而得其恰好者　好學乃求其所以善道此二句以爲學言　危邦節亦須要看得如此以立身

應世之道言不可作自然之效說觀下節可見出處是極大事故必加意審處大本立而必知幾

師摯章　凡用樂初唯堂上以瑟歌鹿鳴以下等篇謂之升歌繼以堂上歌南山有臺等篇一終堂下笙吹白華等篇一終笙瑟先後間作謂之間歌後乃堂上瑟與歌堂下笙一齊奏關雎六篇謂之和樂關雎之亂最在後易於衰颯故以盈耳爲美謂音之宏亮耳無餘聽也兼歌與瑟言

學如章　玩註一句讀下雖如不及且猶恐失之若稍緩則必失矣失者不得也非已得而復失之謂俗解作兩層

分未得已得言非是

巍巍章　不與是不以崇高富貴爲已得不特不貪其榮利且不求遂功名唯以代天理物爲憂勞故曰巍巍時文有云倣屣天下者邪說也

大哉章　大哉贊其爲君子道言治道無所不備也天之大非謂高高在上的天體大此空洞無涯者堯亦何以則之乃言天之神化資始萬物使之各正性命堯之爲君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於變黎民是則天處旣無所不備其美則不可以一美名之後二句乃是指其爲君處通章

一氣止講究一大字不可强分層次轉折

舜有臣章　雖合爲一章止可云人材盛而君德至不可添入揖讓征誅世運升降等胡亂話　作前三節不當顧末節作末節回顧前段言君德至而後人才盛略繳可也

禹無閒章　無可指之閒隙亦只是謙善意時文云吾欲閒之而不能得其疵可笑夫子何苦只要尋禹之過以譏誚之　事神治民無欲而善俗無一不當治理理極故曰無閒非但豐儉咸宜已也盡力溝洫不可云豐

罕言章　利不但利於已即利物之利亦不講究如稼圃

之類可爲民利者命以吉凶言

達巷章　此章諸說紛紜且依註說承之以謙者不自居大而成名於小也

子絕四章　不從根心之義理發出偶有所感而起一念卽欲爲之曰意爲之而必欲其成不因時之可否以行止曰必守定一理不會通以盡理之大全曰固惟己所見不取善於人功必自己而成曰我

太宰章　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說聖上又加多能夫子則眞以不多爲君子之道　將聖將字猶以也如今人說

為某物與某人　太宰知我節不用於時而多能者如爲乘田委吏亦必習其事以盡其職特君子素位之道君子正己而物自正宰制萬物以道而物自盡其才故不多

牢曰節記者引此以明夫子之本如此非但爲太宰不知而發

吾有知章　此以教人而言夫子立教有問皆答而無不當理故或疑夫子有覺悟獨得處能知人之所不知不知理隨事顯卽事以窮理而理無不得非先蓄一知於胸中以執一而盡物也鄙夫來問彼雖無知而所問自有當然

之理即其所問以詰其所由始與所自終則理即顯盡舉以告之而條理燦然人皆可喻矣所以無不明者在此任物理之自然非以己之所見强物就己也兩端初終也

顏淵喟然章　第一節是歎美夫子之道後二節乃説自己承教用功而未得其實彌高堅而無窮盡在前後而無方體到欲從末由時方知如此仰之鑽之是功夫即是竭才瞻之在前即是如有所立俗劣講章時文作兩層説大謬若説第一節在博文約禮之前則夫子未教顏子未學何云鑽仰又何所鑽仰之仰之是求其量之所未至鑽之

是求其中之所藏瞻之是見其定體之有實　夫子節時文有我幸矣遇夫子矣鄙俗油膏痛戒之　欲罷節如有所立謂夫子之道如有一定體立在前面卓爾有二意上承如有所立下起欲從末由吳氏所云任日用行事之間云云謂卓爾在前無可疑也程子所云直是峻絕謂卓爾高峻無可攀援也欲罷不能在如有所立之前雖欲從之在如有所立之後

吾自衛章　二句相承說詩歌與樂章相配樂正而詩得所則無不正矣雅以和樂待賓頌以合樂祭祀得所者或燕或

饗或祫或禘或時祭各有其詩升歌之與下管及舞合而成章或天子或諸侯各有宜歌之詩配宜奏之樂也

川上章　逝者往而不返必待來者之續人之於善前之所成已成往蹟不可據之而不復進其理同於此　逝者二字泛指道之無可停止者斯字乃止水不舍晝夜以嘆逝者之無窮　舍止也凡言逝而晝夜不暫止之理皆如此水

爲山章　有譬如則在正意上講以爲山證之無譬如則不露正意但含正意於內苗而不秀章之類是也　吾字不

可將他人反挑只是自家要得如此意非一貧難而平地易也

苗而章　苗而不秀質美而不學秀而不實學而無所得

三軍章　匹夫猶言一人誠有志則物不得奪之所以教人自立志勿言有志不從

縕袍章　是道是不忮不求之道不以貧爲恥故不忮求則自處亦有其道然只能自立而不能達物情以盡物理則亦不足以行而無弗藏者與世相宜之謂　玩註警之進之則終身二字亦是他立志如此竊意在子路死於衞

難之後故追嘆其所不免於難惟恃己之不以利傷物而不知道須度物以爲從違也

知者章　是夫子想像知者仁者勇者之心得如此非以其知去惑以其仁忘憂以其勇勝懼乃既成乎德則其應物自然如此勿只講理乃實寫其人之心體　學之序謂以求知求仁求勇爲急勿先求去惑憂懼若論三者之序勇不當在仁後

可與章　稱錘移上移下各得其平無所往而不合於經之謂權此在學問上說精義處說勿及事功

朝與下大夫章　朝是外朝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君大夫議政處　孔子時爲下大夫下大夫其同列也　議政君或在或不在君雖在猶與大夫議之言自侃侃誾誾但加敬於容耳

君召節　賓已入則趨進立於阼階下

入公門節　不履閾一足在閾外一足過閾內閾可去可設車行則去之否則設之

執圭章　聘禮初唯執圭表信以將命聘禮成使者賓出次請事而復入行享禮乃君所餽主君者有幣有玉有庭實

皮馬也在庭中不升堂享禮成使者又出就次復請事入行私覿使者所以獻主君者有幣有庭實一日之中三出三入禮乃畢　上下以升堂下堂言升堂則手必稍下然如揖而已下堂則手必舉然如授而已註云平衡也　拱手向人曰揖非今作揖古謂之肅拜

不以紺緅節　飾如今道緣袖領衣邊皆有之

緇衣節　裼衣在裘內襲衣在裘外

齊必明衣節　布亦是絲但素織不練如今絹然

食饐章　饐溼而胡也若熱則可待其涼而食之

割不正節　古者割牲皆有定體或肩或脇以骨分貴賤不正謂割不分明

祭於公節　古者祭用冰故雖暑可三日

鄉人飲酒節　時孔子未及杖鄉之年

問人他邦節　藥乃御疾養老之藥非以疾故饋

廄焚節　馬之傷否執事者自來告不及於計私

朋友之饋節　通財故不拜敬友之祖考如其祖考故必拜二意并重皆視友如己

迅雷節　迅雷風烈乃陰陽已甚之氣非莊肅以自持則

或受其傷雷以起蟄生草木非天怒也

升車章　車有動搖執綏乃可凝立升車而云立在已升之後言之

色斯舉節　色舉翔集凡鳥類然唯雉不能然人且至則不容不去之時矣共之而後作非知時者記者記之見聖人合時之大用不同於人

四書箋解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下論

先進章　註明言用禮樂俗解有云世如用我者不是此三字大有意味玩如字有說則隨人說若要行則固不可也用時是切身事事必愜於心之所安於理之所當故惟先進爲可從吾字不要緊勿挑

孝哉章　此是交互說偏舉一邊兩邊皆見人不閒於父母昆弟父母昆弟亦不閒於人則父母昆弟非阿私人非

虛譽積中著外之實驗矣　蘆花被之說譌說也

南容章　深有意於謹言是從他學詩時用心自勉處說勿卽說他謹言以此信其他日能謹耳

季路章　註切問語甚明不可云子路舍人與生問鬼與死爲不知務實也事人之誠敬卽所以事鬼但人之情忘易知而鬼神之來格無形故非盡事人之道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者不能事鬼生死一天之神化屈伸往來但生則卽形色以知天性死則性反於天之理命反於天之氣不能豫知非洞見天之理氣在吾身者不能知吾之理氣還

歸之天不可汚染故合了路於事人盡其誠知生盡其明以上達於幽漠

由之瑟章　子路好勇止是勇於有爲非好戰樂殺如戲齣中張飛李逵凶惡樣子安得彈瑟而有殺伐之聲若一味凶惡則不但不能升堂且斥之門外千里矣止爲他不信心學以絃歌爲不要緊事便不嫻習未免參雜流俗之音故曰由也喭自其勇於爲義不爲利欲陷於卑陋故曰升堂特不能涵養性情以精義存仁故曰未入於室

子貢問師章　過不及以行言謂應事物物也玩註自合勿在

學問上講學問則止有不及更無可過　過不及之不合於中者中是至當不易處非過不及在兩頭中在半路也過是走錯了路只求好看不求其實

季氏章　聚斂不是額外苛剝但收拾得周密無脫漏耳財利非君子事主之道一墮此則是俗吏導上以貪故深斥之

柴也愚章　明言其資禀之不足使知變化氣質也

回也章　庶乎極難知他界境大要是如有所立卓爾時所得之境欲從末由故僅可謂之庶　惟不以空爲念故至

於屢空蓋人雖好學然至艱苦切身時自然有一分料理故屢空爲尤難貧富既是天命如何不受得此是子貢心中有一由人自致之想便以有餘之才力求免於空之屢中亦是中於道註云料事多中乎事理即是道也自統會言之曰近道自分端言之曰料事切不可云料道也

善人章　善人之道是善人以之爲道志如此行亦如此迹是前人所行之已然者踐迹而行則其所行之善非其心得而於天下有所不宜非人之所共由者善人止如其心以行與天下之情志相得此句是善人好處故下句用

亦字以言其短不入室不是善人謙讓未遑自不欲入室入室乃精義以造中正之極

子路問聞斯行章　所聞所行乃義所當爲之事不在學問上說若學問則不讓於師不得云有父兄在有父兄在猶云有先生長者在不得攘善以求勝

子畏章　註不幸而不免以反挑子在大謬斷無孔子爲匡人害之理何用憂天墜也

所謂大臣章　以道事君與以才能事君對子路治賦冉有足民俱是才能非正己以正物之道止能其得一職之

長

子路曾晳章　一章須有一氣闗會處爲國以禮乃是用舍行藏大本領禮則因事制宜從容不迫全不以才能自矜迫於有爲而所成者止於功利夫子知三子胸中各有一可恃之才技儳要見只此已全非禮意前二節乃摘發他隱情使他不能自匿第一節說爾止憚我而不對我言爾其實各有挾持自足處對我則不敢言退則又自矜誇今且除下此拘謹從實言之則女之得失自不可隱矣第二節是破他怨天尤人急欲求試之心言勿徒責人且看

女所志果能勝大任與否二節皆是摘三子妄想以圖近功小利非歎其不遇亦非謂其無一長之可誇也子路不知禮其卑陋可見冉有子華雖知禮而自畫不能雖習禮文而不能知禮之全體大用特其尙知有禮故不深鄙之而與曾皙以使知其不逮惟曾皙能有此氣量故以不言所長深合夫子之心纔著事功則不能得禮之大用也

如其禮樂此禮樂乃化民成俗之大者非但如公西華所云點爾何如節不喜近功不尙小利物來順應各得其所之大道惟此心廣大以養從容各中之條理天下事無不

可爲而無一可爲包涵靜正則三子者各盡其才以效用而不勞此曾晳之所以可與也到知我時自有因時制宜之化裁何事先言我有可見之才而特患人不知哉　唯求則非邦也與節曾晳疑以爲邦自任則不是故夫子言爲邦亦何害但不可恃有爲邦之才而鞅鞅急於求見耳

顔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雖是一串卻須分別俗解偏重克己云克己卽能復禮者非也己不克固不能復禮然克己亦未能復禮如克伐怨欲不行只是不能復禮所以未仁復禮然後己無不克若嗜慾深而初志於仁則先須克

已若夫子之教顏子止以約禮爲循循之誘則立一禮以爲準則而非禮處卽己故下視聽言動皆以禮之是非爲辨復禮二字要緊克己只是遠不仁復禮方是仁禮而云復正在此字見仁禮乃此心不容已於節文處於心無所不安於物無所不順一從仁上生出的仁乃禮之本體禮乃仁之大用事事念念合於禮乃恰好合得此心之生理與萬物相爲一體復者反向意中得其所固有也　歸猶與也解自正不可於下再添一解說與許也仁不仁豈天下衆好之口稱贊者與天下莫不與也與字相近邦家無

怨不悔得成有功人任足以使人乃是歸仁　而由人乎哉人俱解此句不得有云不由師友之助胡說也此章何嘗有意況以友輔仁又何嘗不於人取益此二句是找足上二句意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可見為仁由己天下歸仁只在克己復禮可見而由人乎哉言不須事功上求施濟以求人之謂己仁也　四句是立一禮以為視聽言動之則纔不是便不妄動猶云視必以禮云云此是復禮工夫耳目口體俱聽命於心不任他見物而遷隨感而流則一身無痿痺不關心之病而應物者皆吾心不容已之機故

曰爲仁由己非禮者非己所當視聽言動之節也非但爲淫聲冶色流俗不道之言驕樂佚遊之動也那是外物不正者不在禮與非禮者算只無故而流目看之無故而傾耳聽之不當問不當對而言坐不宜起起不宜坐非其時非其地便是不正之聲色言動纔一躁妄便令此心不能作主由人而不由己卽是與仁相違此工夫極緊嚴密在自身上守著自家的禮一毫也不亂纔是爲仁

仲弓問仁章　出門二句是雖一於主敬然如俗解說無動無靜無小無大一般樣敬則不可如只是一般相似處如

如惡惡臭豈惡惡者亦掩鼻而過之耶云是一樣敬則見大賓亦可僅如出門承大祭豈可如使民之端坐戒令乎此二句是應物處事時皆以敬特之出門則必與人相接特不相酬酢易於自怠而不莊使民則必有使之之事特非已所勸而可以任意則不慎如見大賓如其言動之必莊也如承大祭如其涖事之必慎也莊與慎皆敬也莊以威儀言慎以事言二句俱有實義字字俱有分別　邦家無怨總頂敬恕莊則不失言不失色於人慎則不廢事擾民恕則達人之情故無怨　所以言歸仁無怨者仁乃此

心與天下會通處

司馬牛問仁章　其言也訒是爲仁者至要工夫非仁者之言自然能訒也只此一句說盡仁者存心之嚴密訒是一刀兩斷只當理之言不得不言斬截說便止將許多可言之話盡忍住不使此心因言而外馳以蕩其志氣然後收斂向內以存天理乃可謂之仁者　爲之難二句是指出仁者訒言時一段矜持之心得無二字形容他敬畏之心非爲之難言自然訒也見得不是強制隱忍實見得不得不然　雖爲之難亦有不能訒言言唯仁者而後於言時

以難爲警其心　之難之字指所言者而言如言子嘗孝
便念爲子之難言臣嘗忠便念爲臣之難凡事皆如此有
云爲仁難者非
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是君子善養其和平之衷剛大之
氣不以得失累其心不以禍福移其志卓然立於萬物之
定體下節是寫他坦然浩然之氣非內省不疚便自然不
憂懼也自有內省可無疚而仍憂懼者利害未安氣不充
量不大也夫何憂何懼唯君子見得已無所失則外物不
足言有慷慨泰然意其實君子之所以自立者全在能不

憂能不懼也單重内省者非使然則但曰君子内省不疚可也司馬牛不問便含著不說出乎

司馬牛憂曰章　桓魋爲亂則其族不能安於宋非殺則逐司馬牛已出奔避之則失其世祿而有死亡之憂故子夏以天命寬之言四海皆兄弟亦以其出奔在外也敬而無失以敬身言謂言動必謹也

問明章　註信之深發之暴解行字極精不行非是斥拒必不信膚受固多僞者亦有眞者豈可一概不理只不深不暴從容以察之不遽依他行便是不行　不蔽於近是

看得廣遠放開心去盡物之情不爲耳目所拘一聽得便
信更不思其餘
足食足兵章　此明是三件事註中然後二字可以不從
信之之字亦不指上而言下云無信不云不信無信不立不
云不信我則叛信只是誠實不尙欺詐　足食兼上下說
兵非軍也古者寓兵於農自有定額不待求足乃戎車器
仗之武備　此三節是三等國第一節是可足之國第二
節是弱國第三節是又貧又弱之國時文見皆有死何便
說有內亂外侮垂亡之勢不知到旦夕且亡之勢更有何

政可爲危邦不入豈復任其事乎不去兵則且糜粟以造
兵不去食則且率其民罔利以求食去者除下此一件不
求足也俗解云散民以力田非是雖不去兵原不妨耕若
去食則豈有米粟而棄之乎去者去其足也何先不是先
去言且除下一件先求那一件也言先則必有後豈先去
此後又去彼乎兵不可足則且足食民信後方徐圖足兵
食又不可足則教民敦信不作欺詐事雖至飢死亦不可
冒險求盈漸漸使待年豐地治而後議足食自古皆有死
二句乃上以此教民語使知廉恥非果有國亡民死之禍

也去是去其足之之政先是先足此二字最分明

棘子成章　子貢之失在虎豹之鞹二句然君子小人之別豈但以文君子之質自與小人之質有厚薄誠僞之別如虎豹之皮自生虎豹之文犬羊之皮自生犬羊之毛也子貢全恃文以異於小人則又偏重文矣作虎豹之鞹二句文字只講正意以譬喻點入諸如此類可通

百姓足章　百姓足二句文字只講王政上下一體之理不當塡入孰與足孰與不足之故徹法既不可盡考不宜以後世事立論若說稅輕則樂輸稅重則逋欠如什二之

政行卽欠一半尙與十一全納等又何能足至於說到穀祿平則三家不能攘奪尤爲支離若可禁三家分竊又何待行徹故知皆妄說也

子張問崇德章　崇德講章說尊崇其德四字不逼德者心之所得豈用意擡起教高者此二字重德字崇字與尙字近言不徒依倣於道而所崇尙者躬行心得之實也忠信旣全是根心篤實之誠義非執一義以行必因事而求其宜以盡其心之所安皆心得也愛之二句言當其愛之則欲其生當其惡之則欲其死當其二字便見非不可愛

不可惡者止一時相暱相讐便如此欲亦非徒心想欲其生便不可生而求之生不當死而致之死註云生死有命未是若君親師友之願其安存亂臣賊子之快其誅殛豈可委之於命乎

齊景公章　君臣父子各當其理是一滚說敦變敬立綱紀修身齊家以化風俗則能如此不可分段作四段說

片言章　獄之所以不折以吏之不可信已斷而又更改遲回不定故頑民因之以相爭於不已子路無宿諾則言之而即行行之而即決片言一定更無移易訟者知其不

可回感而自息矣

子張問政章　政不專在愛民上說二字舉一國之政而言無倦者事未至則易怠忘而恒存於心以待用忠者一皆盡已之心不隨事泛應也

君子之德風三句　德指性情功效而言固不是上善字然亦不須添入不善一邊去偃伏也譬民之服從也不可作隨風波靡而無定說

夫達也者節　質是誠樸而不事文飾直是順理而無阿曲義乃所當爲之事好義乃見義則樂爲之不以便利而

中沮皆在應事接物上說察言觀色若人言色不順則反
求諸己慮以下人不競立功不爭立名不恃己之長而驕
不專利於己而抑人
先事後得句　凡事不因功利起見則必其心之有得於
己者而專志爲之是以德爲主而崇尚之
君子以文章　依註作兩分說爲當以文會友重在以文
以友輔仁重在輔仁上句善於定交下句精於取善俗解
作一串說言文者仁之散見云云扭合不成理
衛君章　名不正二節雖爲衛事言之然不扣煞衛說徒

與衛輒爭是非須大概論爲政之理影著衛在內聖人之言卽一事而該全理便爲天下古今之大經且方居其國亦無直斥其惡之理　言不順以下雖句句相承然總一不順則政事禮樂刑罰皆失其理一齊壞亂每句須頂言不順來言不順必可言言之三言字以鬼神之祝詞鄰邦之辭命臣民之命令言在立名之後君子於其言言字乃出口稱呼而立名須有分別言不順者人心自有不容昧之倫常名不正則所言者皆違其心事不成者言既違心則所行左顧右恤半是半非捓飾牽强事不成一句重禮

樂不興者國家必有行禮奏樂之事而所行錯亂雖用禮樂而非其中心之敬和不能以興教化善風俗也刑罰不中者既不勸民以善則必恃殺戮以服民至此而民無可容身矣政事禮樂刑罰皆正名以後之政也故必以正名爲先名不正下三節前二節反後一節正前二節不可正說正名以犯下後一節不可反說名不可言言不可行之弊以侵上凡書有層次者倣此

請學稼章　玩焉用稼用字則樊遲蓋欲用稼以致民歸也不然則樊遲但欲耕以自富則何須說到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上去樊遲只錯認知稼穡之艱難便欲習知其事以體恤民隱而愛養之不知導民皇皇於利爲小人之道故亟斥之上好禮三句須補一學字焉用稼者稼自小人所習有老農老圃教之不待上也

其身正章　此章以人君言令者令臣民也唯君制令苟正其身矣曰從政以臣道言正人者上正其君下正其民

衛公子荆章　居室之善能齊家之謂也家人之情俱視一人之憂喜已日見不足而有願外之想則家人競起怨忮營求欲止之不能矣隨分知足泰然而處之然後能使

家人各安分以從教註云不以外物爲心何太高若不以外物爲心則更不須云苟合云云

子適衛章　註中制田里等語雖王道不過如此然在聖人胸中自有宰制之大用不當填實富之教之四字出口甚快夫子自有一大局量在且只講加庶以富加富以教之理爲是玩一加字則是增上以求盡善時文有云人衆不富則游惰致亂富而不教則奢淫不法是富以救庶教以救富而庶矣哉非嘆其盛矣不過

苟有用我章　期月三年連用我說用期月則有期月之

效用三年則有三年之效用者大用而盡行其道也　可者夫子自見爲可有成夫子之化成其道甚大止可虛寫不可塡實

莒父章　達者有條有理順而至之之謂不達中閒有許多窒礙處也見小利只重在小字俗解重利者非此利字非財利之利乃行得便利耳與易利有攸往利字近註云小者之爲利自明事易成曰利喜小者之易成便棄大事

子爲父隱　此心本要爲父隱順而行則直

宗族稱孝二句　宗族鄉黨之稱要緊須是善成其孝弟

乃得當於羣心

南人章　第一節言其無成後二節言其必敗不占而已矣與善夫對

君子和而不同　凡君子小人並言書有重上一截者有重下一截者此重上一截君子小人四字惟其爲君子則和而不同若其爲小人則同而不和黨類邪正之分品定而志行必殊也　和同以任國事議國政言

鄉人皆好章　此章不可作觀人說若觀人則何不直辨其善不善而反辨其不可致詰之鄉人哉未可與不如言

凡立身居鄉之道須要爲善人所好而不苟合於不善之人善者好則相奬掖以進於善不善者惡則不爲流俗所污染皆好有徇世之情皆惡者必其傲僻而不中理

君子易事章　此亦在君子小人居心制行人品已定上講易事而難說難事而易說在事之說之者身上講下一截在君子小人身上講　難亦只是難非竟不可君子說之以道亦未嘗不說小人若是全才者亦不受其責備

君子泰而不驕章　此章重君子小人循理徇欲則驕泰自別

切偲章　不須於切偲怡怡上加增所以能然工夫卽此是變化氣質以盡倫之實工立意在辭氣容色上檢點久而熟則自然合宜

善人教民章　註孝弟忠信二句乃教之之法然必善人教之而後可善人順民之欲而休養之故教之而從煩擾文法者將教之孝弟而反犯上作亂豈能親上死長乎𤼵善人不重教

克伐句　註天理渾然四字包括甚大卽所謂復理也仁者靜存以涵理動察以審幾主敬而一心與百體相喻行

恕而一己與萬物相通方得充然渾全乎天理克伐怨欲不行者未能有此實學但能沈靜寡欲而與物不相應與理不相浹所以不得為仁拔去病根亦只是不行未盡其義

有德者章　此自為觀人者而言有言乃明道之言有勇乃為義之勇

南宮适章　以禹稷比孔子之說不宜從夫子不答以其言已盡若再加一語則是以禍福論人也　為羿奡則必誅死為禹稷則必興王非以善射盪舟而死特勇力不能

免於死耳非以躬稼爲王特與服田功而自受命耳

君子而不仁章　謝氏註太深曰不仁不曰未仁又與小人相對論則不仁者非但毫忽之閒也君子小人是大分界限處尙名節友善類遠流俗屏私利爲君子反此則爲小人身無過而心有疵爲不仁若小人雖竊爲性命之學而私利相雜必無能仁之理

愛之章　此自責成爲父爲臣者說誠愛之也能勿勞乎不勞則棄其子非愛也誠忠焉能勿誨乎不誨則賊其君非忠也能勿是責成忠愛者使自從理勢思維語時文將

能勿作自然語責子與君當體諒信從者非

問成人章　註中材全德備四句與下然亦之爲言一段

不相應材全德備云云則是聖人境界矣此段不足慮在

文之以三字見是不至於聖但可云亦成處文之者文上

四者也止在本質之才節上加一分學問摹倣著謙讓和

樂以善其音容不特才不矜節而成乎君子儒若聖學聖

功則存養以致中而發見者自合乎禮省察以致和而涵

泳者自合乎樂不但以文四者也方是履中蹈和德成於

內文見於外此尚未能故曰亦可

晉文章　譎字若竟作詭詐解則幾說譎便是不正不消又云不正而字是轉文可見譎亦未至詭詐以謀取勝便是譎齊桓惟其正所以能匡天下惟其不譎故功業不及於身後晉文惟其譎所以能世霸惟其不正所以不足以服人

桓公章　須重講一力字內治其國足以建威而無所懼外服諸侯足以相信而可無疑故能不以兵車春秋時會盟皆以兵車衞行防變惟其無威信之足恃也

公叔文子之臣章　此因論謚而發人臣之當忘私薦賢

須體可以爲三字之義不私人才爲己用而升之公不忌其臣之貴齊乎己而與同升此中懷坦白無所隱猜與文之義協矣文是至美之謚此可以爲則人臣之不宜竊位蔽賢明矣

其言之不怍章　此以論事立功言言之無忌則若可以盡天下之變而變固不可以言盡以矜誇之氣浮蕩其心不能委曲以圖成必矣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也三字是自己打量語必內省諸心果自信曰勿欺也而犯顏以諫　理所不然心所不達

止以說得成理壓人曰欺

君子上達章　全在君子小人立品立心上分別註二曰字乃達字之義一步一步漸到極處之謂

蘧伯玉章　欲寡其過而未能若只在立心上講使者如何得知此於言行間動靜語默出身加民處講有著落古人無奴即有給賜罪人者亦不使之將命此使者乃子華使齊之類時文有吾儕小人何足以知君子等語將此使作蘧升蘧福胡說也

思不出其位章　此思字乃思所欲為之事所欲盡之理

便要見之於行如視之時便思明聽之時便思聰祭便思敬喪便思哀不分念又思别事則是不出其位不可作學思之思解若方學而思則盡古今窮天人周民物無不可思非此之謂也

君子道者三章　君子道者謂君子以此道而御物也果是仁者則必不憂果是知者則必不惑果是勇者則必不懼憂惑懼之未除心爲之累則仁知勇必有所不成矣即其應物以驗其所存故難言　道者三非道之三也知仁勇是德不是道此道字解作由也由之以成其德也自道

也只是知此意

不患人章　此已知卽宜貼能字講

不逆詐章　不字至者十二字一氣讀言不待逆億而先覺也蓋有以逆億而先覺者抑有不逆億而覺皆不得爲賢

莫我知章　謂莫能知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也蓋以作聖之功言俗解有云我之歎莫知非怨天非尤人其說最陋於土皆安則不怨天於物皆順則不尤人　此段心境極是高深難以人情測知者　人知夫子之上達又見夫子之下

學卻不能知下學而上達中間聖心自得處要皆天理之自然故惟天知之此章最不易解且如此說猶不悖謬

道之將行節　在道上言命通大道之隱微世道之治亂說非謂夫子子路之出處有命也

子擊磬章　擊磬乃習禮樂事當時無有能修此以與文治者而夫子在人國率其子弟肄習以待用故曰有心非磬聲之有異也磬與琴瑟不同止以爲笙之節何足以見人之有心與否哉

子路問君子章　將敬作修己工夫則且以安人安百姓

亦爲修己工夫便沒理安人安百姓豈所修己乎只緣一
敬字看不明將作持敬解不知此敬字與緝熙敬止敬字
一樣乃德成而無有斁忘無有筋黷之謂修己以敬工夫
只在修己修己以至於能純乎敬也修是盡去非幾無使
有一念私利之累勿使一言一行一動之或失其節修之
已密則言無不愼動無不莊行無不謹則所謂敬也以安
人者已無所失則自無傷而各得其所安百姓則盡天下
血氣心知之不同而修己之至則一無所拂三以字一樣
蓋修己之功用已成也

原壤章　老而不死是一句是爲賊總頂上三句老而不死者之意以養生爲延年之學也不孫弟者廢禮以任情無述者忘言而吝於教不死者安逸以求生皆賊道賊德異端之教

衛靈公章　明日遂行一遂字與下文相接惟其行之速故不謀道路之資與所往者無上下之交是以有絕糧之事此君子固然之窮也註所云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謂此

賜也章　註云說見第四篇其旨甚深然大約言之惟盡己之心以致吾性之知推己之心以達萬物之情則所學

所識之古今名物事理無不可貫也　然非與二句夾在中間作字極整飭要之此二句不甚要緊點過即是不可入俗陋時文弄機鋒

由知德章　重在一德字若只依倣著道理而行則更不知心得之不容已處先子曾以此請教於劉望圭先生先生答曰是體認意

無爲而治章　夫何爲哉語極活　以舜當日之事備考而想之求其所爲而不得抑惟求其無爲之必有所爲起下恭已正南面言其所爲者此而已矣　無爲之爲謂創

制立法上古人用未備人紀未明自堯而上皆有所創爲如易繫辭所云至堯成功文章已備故舜但紹之而無所增益若恭已以修身南面以治民此百王所同非有爲也註敬德之容何不用

子張問行章　忠信者本諸心之所信爲實然者而後言非言出而求踐也篤敬者心存乎所行之事以致謹非但外之求詳於度數也敬亦謹慎之謂非儀容之莊也行也非動也即所謂執事敬　見其二字是見忠信篤敬然最難體認蓋未言則何有信不信未行則何有敬不敬將何所

可見若云敬信之理只敬信便是理更有何理可見須知未言未行而所可言可行之理所不可言行之理精義研幾默識之而不忘而持心靜專常覺有待言待行之人與事森立於前以察吾之得失不以未言未行而忘之則及其言之行之一如其素所存者以應世接物而無往非忠信篤敬矣

直哉章　直自是立身事主之道君子亦非以曲全其心爲美但能因時合義耳不當如外註駁倒史魚以伸伯玉

可卷而懷之乃是收拾得之意所以可者以其方仕之

時行皆寡過爲世所敬信雖退而物不能傷也　言二子
以爲春秋諸大夫警也

志士仁人章　志士雖未能仁而生死之際不違其心則
與仁合仁人則所守惟仁自然不亂　求生害仁是委曲
營求所以得生此在可死可不死之時說殺身成仁則道
在必死也無求生只聽其自然不必定歸於死但視死如
歸耳

顏淵問爲邦章　夏時所以異於商周者非但正月建寅
而已周用天統商用地統其闕元最遠久而易差故曰之

合朔月之閏餘皆多不合於天夏用人統曆元近而所差少朔閏皆合於天故曰夏數得天而此云行夏時不云用夏正但此說非知曆者不知耳　周有五輅商惟有三輅木輅革輅　周於五冕之上加大裘而驚冕天子以祀上帝袞冕以下公侯等以次服之同於天子冕異則所服之衣服亦異故曰服　放鄭聲遠佞人在制禮作樂之後者此是治定功成後加警之功勿以道大無傷而姑容之上以警君心下以正風教須講得精深

人無遠慮章　依註遠近以所慮之境言非以時言若作

防後患說則是鄉老保家見地

不曰如之何章　一爲苟且自棄之人一爲直情徑行之人直情徑人者教之而不聽苟且自棄者雖聽而不能從皆無可爲謀者也

羣居章　註云行險僥倖恐未必然行險僥倖者一人私爲之不羣居而終日議也此自惠施公孫龍之類聚徒而立異者

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以制事言之三之字指義言禮乃先王所制之禮小大皆備凡事義當如此卽以禮之合此

義者行之勿講太深侵孫出去雖是禮定如此卻不可據
禮而迫於行亦須從容退讓但在必行而不廢義
耳

君子病無能焉章　此章例在不病不知上講苟有能則
衆人不知賢者自知一時不知後世自知何病之有所以
異於求爲可知患其不能者凡書俱重在煞句俗惡講章
偏重起句

君子求諸己章　此重下截求諸己斯爲君子求諸人則
小人也求諸己必己之盡道求諸人望人之厚己合觀之

其品愈見

其恕章　且在以己之欲不欲度人之情上說下二句方推而行之於事

斯民也節　所以二字謂民不可枉三代王者所以因之而不枉

人能圀道章　圀道者道字有恒體而不能盡顯其大用人能以知能之力推而行之前古所未有當世所未知皆大備之以極道之量必言非道圀人則以或託於道便自驕矜謂我所知所行者道之大備也則可惟我之爲而無

不可豈知道本人所當然之職分詎可以之自張大乎此
句解者多不曉了必如此說乃通

君子謀道章　言爲君子者當如是也謀道故必學不謀
食故不耕此下有兩轉意言爲君子雖不謀食而學可得
祿愈於耕之或餒則不謀而固非餒道也然旣爲君子則
唯以道之不聞爲憂豈以憂貧故學以求祿哉　耕而餒在
其中自是常理試觀今之耕其能足一年之食幾家也此
自有必然之理

知及章　知及仁守亦以應事接物之理言不可攙入心

學說二之字指事理莊以涖之之字兼事與人說涖事卽以臨民也旣有民字故動之之字專指民　知及者已曉得此事當如此做方合於理而宜於人也在愚者思維不到知乃周徹仁守者明明事理如此而私欲未淨則爲外物所誘而改其知之所已及者故必存心天理而不爲物欲所亂乃可守所知而行之不失至此又須加一分敬謹不徒其能知能守而出之簡易以使人知敬而易信從凡此皆其在上者所行而未及於民行故必崇禮以與教化勸民而趨於善方得盡善大要此章以治人而言

不可小知章　此爲任用人者而言當以大事任君子不可以小人之小有才愈於君子而付之以所不受也可受不可受若云承載得起承載不起

民之於仁章　此仁字淺不言君子而言民乃相親愛以共保生理之謂人不以私利蔽其天良則自相愛而無殘忍此乃民之所以相與並生者故甚於水火水火可暫鈌而一不仁則終不可復也下二句又一意言其無害

當仁章　此亦以仁之大用言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及立人達人等若存仁之學則無讓不讓之可言也故曰當

言當其時當其位也當字只是値字意俗解作擔當說不知仁如何硬死抵當可笑之甚是當軍當徙之當矣

道不同章　道字只作路字解言各走一路

辭達章　高麗空靈都是不達不達卽所謂不通也

季氏章　此章凡三段第一段何以伐爲一段以王章國憲責季氏之不當伐二段是誰之過與一段以匡救不可諉責冉有之不諫止第三段至末直誅季氏貪謀人國以圖富強而示以禍將內起就冉有一憂字而切示之前二段以此段爲歸宿蓋季氏上不知有先王下不知有社稷

唯以貪欲之心所使而冉有之從季氏爲虐唯不憂其所當憂而患其所不當患也

夫子節　一欲字已自供出患貧患寡　顛危卽伏有蕭墻之憂意出押喻季氏之橫惡毀於櫝喻不能內治而修文德

聞有國節　此段又分二意而互言之不患寡不患貧從舍曰欲之句來言季氏欲奪人土地人民以自富强而不能修文德以安遠來之人患其非所患以蔑先王忘社稷下文夫如是至不能來也應此一意患不均患不安從必

為之辭句來因其言子孫憂而告之以分奪公室上猜下叛必有大憂自邦分崩離析至末應一意邦分崩句與下而謀動干戈本是一句連下而字相承兩意須分得楚而內安則可無求於外自有相因之理故均無貧三句總言之而以夫如是轉下　夫如是者均和安則無所復患故不妄有所貪而於遠人但招來而安撫之此是兩意相通去文是文告之詞命德是恤其弱而施惠

天下有道章　陪臣擅國則並不能有禮樂征伐之事但執一國之政爭訌於內而已禮樂征伐則在天子一國之

政則在諸侯不在諸侯而在大夫故陪臣得以竊之諸侯任國政而議之者大夫也政在陪臣則且與横議之庶人謀之矣

益者三章　此三章與三畏章文義不同此三章重下截直諒多聞樂節禮樂等損者非無所友非無所樂而擇人不審擇術不正三畏章重上截畏字小人直無所畏也益者損者言求益者言招損者益矣損矣乃言其效與害註中聞其過進於誠進於明是講益矣友直等句且不可侵講　益者益其才與學損者損其才與學見講又小

侍於君子章　侍於君子其愆乃見若與俗流羣居喧閧互競愆而不知其愆矣見人不可不侍於君子以知過而思改

三戒章　氣爲血所使則謂之血氣氣聽心令則註所云志氣也

三畏章　重上截能畏者方是君子不畏者定爲小人不知天命者他直不曉得有個甚麽天命不畏乃逆天狂爲若大人聖言小人也知是大人聖言特自肆而不畏耳時文以知字貫下乃至於上節大人聖言添個知字不通

生知章　知之之字必有所指若但云此理則凡大小精

粗無非理者豈無所不知乎窮理精義之極致下逮名物
度數之纖悉必無生知之理則所云知之者亦中庸五達
道之日用彝倫耳餘則雖聖人亦必待學也時文有塡入
野史生而能言幼而徇齊等話者胡談也此生字非初生
在襁褓之謂又豈劃定十歲以前爲生十歲以後爲死乎
但不待學而自知卽謂之生困者所行背理行不去自困
於心也

九思章　註中無時不省察語甚切思只是動念要如此
當視時便想著要明云云恐耳目等一時忽畧用一分心

全注在上勿使苟且非謂思想如何明也明只是看得精切則是非邪正乃可辨此且未說到是非邪正上去明聰溫恭忠敬等字甚淺而一念不懈一動不怠用功甚嚴密與疑問見得俱是一時對境立刻省察功夫註中無所蔽二句不切

唯上知章　重在一唯字世之為上知下愚者幾耶則其餘皆以習而移其性豈性之過哉

子之武城章　偃之言是也句重發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道為前言戲之耳句須講邑無大小人無衆寡其治之

一也意勿但虛點使腹大尾小

能行五者章　五者皆因所感而應之接人時則恭治人時則寬言行與人交時則信遇事時則敏施與時則惠此心常存當幾而應以其理之能行所以必補不侮等五句者以仁原是與事物相貫通處物有窒礙即是已與天下痿痺不相浹洽必事事物物無不順成此心乃與天下流通而合爲一仁

六言六蔽章　蔽者即此理以錮其心將吾心之圓行而不滯曲成萬物而不遺大全之理遮蔽了更不知有他既已

蔽矣則愚蕩等六失自成只爲守著一個字便崇尚之以爲至德更不尋求此六字中有不足處故曰言曰好惟學則仁自有術知自有止信自有循物而不違之理直自有順理而自遂之道勇自以爲義而御其氣剛自以守己而不自愎以凌物古今之善行嘉言皆可通吾之窮天地名物之象數皆有自然之變化知其大全而不限於一曲則六言之美皆善成之矣　此仁字以愛之理言信以行踐其言言勇者敢於有爲剛者不爲物撓也

詩可以興章　謂學之則可以興餘倣此且如多識鳥獸

草木亦須講究方識若只讀詩不講究則又豈知雎鳩是
何鳥使一雎鳩在前仍不識其何名既不能知其何名便
無以知之明處之當讀詩又何益之有況興觀羣怨非涵
咏玩索豈有可爲者乎　得其揚扢鼓舞之致意則可以
興得其推見至隱之深則可以觀得其温柔正直之致則
可以羣得其悱惻纏綿之情則可以怨得其和柔肫篤之
極致則可以事父得其愷切誠摯之至意則可以事君可
以者可以此而又可以彼也不當分貼詩篇
禮云章　此乃就人之恆語而反詰之謂今之以玉帛鐘

鼓爲禮樂者亦必曰行禮也奏樂也而豈曰吾將玉帛吾鳴鐘鼓乎哉則顧名思義亦必念所以爲禮樂者矣

民有三疾章　曰古則無狂無矜無愚矣非三者因質之偏而流爲惡乃本是蕩詐忿戾而冒狂矜愚之名耳而已矣言其非狂非矜非愚也　矜是孤高而不合於衆　詐乃裝癡呆以避邀利

予欲無言章　言謂著書以詔後世述者傳之於後學天以神化言　上句天何言哉是統論天非隨物而施教令之本體下句天何言哉在時行物生自然各正性命上說

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天之神化也聖人作而人道大明於天下後世自有不能踰越者非待讀其書而後喻神化之行道本如是也

微子章　微子本紂同母兄也帝乙元妃未死微子之母爲妾而生微子後元妃死微子之母攝內主而生紂因以微子爲庶紂爲嫡微子既長而賢紂忌之將害之故出奔以避之全天性之恩以免紂剝喪元良之大惡故曰仁註云存祀未是微子歸周而主商祀在武庚既誅之後去之之日殷祀之存亡不在微子也

長沮章　鳥獸不可二句辨其且而與其二句天下有道二句辨其滔滔者二句旣爲斯人之徒與則此不望之彼世不可避也耕夫不與當世之士人友山棲野處與鳥獸同羣易是以已之道變今之俗不與易非不仕乃無所必行之道變易風俗

子路從而後章　夫子是大夫之通稱孔子時已爲大夫雖去位而已受命其車服皆大夫之制故可見而知之猶今人問汝見一位官長過去否丈人本不相識豈以見孔子與否問之孰爲夫子猶言甚麽官長也不仕無義是通

論道理長幼之節至而亂大倫是責丈人語君子之仕也四句是說孔子萬㒳丁未君子之仕也二句墨卷都做了不仕無義句文字此等看書無節次只是塗將聖賢之言作重重叠叠解便是不通　仕非必已仕但出而求用卽是仕

逸民章　降志者平情以接物如與鄉人處不自失之類辱身如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之類中倫者政治得失之條理中慮者處事精詳之矩則如必以其道直道事人之類

隱居中清不與人事而孤子自遠放言中權言物外之言

不切人事因時而不與正言

博學章　篤志專於所志也學博而皆取其善以成其志非徒恃泛記非隨所見聞而移其心也近思凡所以學問皆反求諸身以自審其離合非見理於外而推遠也如此則其學問之功皆實實體驗於吾心而吾心之仁可得而共見矣仁在其中非卽謂仁也於此求之則仁不遠之謂

百工章　註列二說必以前說爲正居肆所以成事學所以致道不居肆則爲之不專不學則於道之離合無適從而不能必得其專百工之專其道君子之道

小人之過章　小人之過本有不可告人者故必文之而抑欲自矜其長壓人以遂其惡則於其文過而可決其爲小人

勞民章　誠意悱惻是自信能自信而必君與民信之乃可勞可諫

子游章　依註直解自明圈外程子四說又刱一理非子夏之意且不須看未能了徹徒增惑亂　孰先二句是反挑

仕而優章　書有詞同意異者古人文字往往如此拘辭

失意則於理不合但以理求之則詞意皆順此章上一句優字不同二則字亦異註云有餘力者仕優之優也若學則安得有餘力學優之優足也謂足以仕之則學則字急謂即當學也學是終身不舍事唯仕或妨學有暇則汲汲務學則仕則字緩言學優則可仕未優則不可也二句皆重學以理求之活看二句文義自通勿拘文板對如此類者可例推之

孟氏章　得情只是得其犯法之實情得者以詳審而知之重在哀矜勿喜上有云得情得其失道而散之情得其

情則自哀矜勿喜者非若是得失道而散之情則何可喜之有而必云勿喜民之犯法者盡其情而不易察能審聽其知之不能欺我亦覺得快暢故戒其勿喜

君子之過章　君子之過也二句一段日月止順道而行惟至不能相避處便食君子亦順道而行惟至時勢窮時不得不過惟其如日月之食不得不過故無所揜飾而使人皆見時過事已依舊不傷其本明而人皆仰以爲法下二句從上二句生出非上二句虛下二句實也

衛公孫朝章　公孫朝所問亦但以禮樂政事無所不知

言故子貢僅以文武之道答之不當講到聖學上去未墜於地以周雖衰而天下猶宗奉其遺法未若杞宋之淪亡二代言在人以方策所不及詳而奉行既久人能傳之賢者二句指出在人之實莫不有文武之道言雖未免駁雜而此所不知者彼知之皆可合集以遍一代之憲典語煩而止一意須分爲層次

叔孫章　宮牆是屋外四圍牆院及肩卑也卑者必小子貢一時見功於魯衞見左傳　止是當世流俗所見之功名由他識量止此故一試即有小效數仞者高則必廣夫子之

德量絕遠流俗之近功小利天德備王道全故所可咸之大業非從聖學而入者不能見

毁仲尼章　無以爲是戒武叔之不宜妄言仲尼不可毁乃言夫子本無可議處他人之賢者五句應不可毁人雖欲自絕三句應無以爲

夫子之不可及節　此節言夫子見成之德非聰明才力所可勉效且未講到神化上此天止是穹隆在上之天

夫子之得邦家節　此節乃設言夫子之道得行後神化之效有其德則必有其效德不可及則效亦不可及所以

必補此節者以子禽見子貢有功於時而夫子無之故言夫子得用則豈僅若我哉

堯曰章　此章俗講及時文拈一中字作血脈甚是無謂近日呂用晦辨之是也湯武之道雖皆中道然黏合處全不親切只將一中字插入可厭且堯云允執其中重在允執中乃萬世不易之常道聖王修身立政在允執上用功非可一言中而卽無不善也此章重在末節卽堯舜亦以寬信敏公而執中若湯武則無非以此四德而君天下凡書卽多在煞尾處見意俗講只要開門見山所以不通

從政章　五美皆若不美而善成其美惡近於市恩勞近於傷民欲近於貪功泰近於自肆威近於凌物惟不費云云所以能成乎美四惡皆若不惡而實惡不教而殺似足以懲姦不戒視成似足以督功慢令似寬緩不迫出納之吝似儉而能愼而不知適成其惡　欲仁而得仁陳大士謂賦稅取民所欲者薄而不困民仁也所得於民者民所樂輸非苛斂之仁也其說亦通但恐俗目不解耳然此言從政斷不可以心學言且欲仁是身心切己事有何貪不貪之有此仁字必要在愛民上講得仁民歸其仁也不貪者

不貪功名也此說可行

不知章　知言若就其人之言而知之則得失亦易辨且言之得者人未必正故不以言舉人此言字乃凡事理之可名言者知言盡考羣言以辨道之全體則理無不明而人不能欺矣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云云參看